

雪色诺言

中原大雪，纷纷扬扬的雪屑跌入满地苍白。你举首望去北方寂寥的京城，无声慨叹着往日热闹迎新的热闹不再。你仿佛听见这皑皑白雪之下蓄谋已久的低吼，只可惜这条东方巨龙觉醒尚晚，最后一场大战已无可避免。

你又向遥远的西洋之邦眺望，只觉得这白得刺眼的雪仿佛在刻意提醒着你，关于雪、关于某个人的记忆，无论你再怎样用力也无法彻底挥去。

爱恨与家国之间，你已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挥袖离去，又走入这破碎的山河。

一年前，学堂开课。

刚一进学堂落座，你便被身边几个纨绔子弟缠上了身。也是，这学堂里就你一个女学生，容貌生得也标志，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这班里的人对你自是另眼相看。你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绝，身边的骚动便压过了耳边的叨扰。

一旁的桌子上，一群子弟围在一个人身边指指点点，堵得连中间人的脸都看不清。

“哟，这新来的吧，还是张小白脸。”

“穿的人模人样的，还捧着本书装深沉。”

“……”

这话听得真是刺耳，可你也心知肚明，这学堂里送来的子弟家族非富即贵，大多不是来正经读书的，而是被家里花钱送过来混文凭的，实际素质参差。你家则是京城有名的商贾巨头沈家，商业人脉通达，家世显赫。

如此富贵的家族女儿自然是从小被当作掌上明珠般捧着，你也幸运地自小接受了贵族式教育，做了这个年代女孩子中为数不多读书识字的闺秀。你本可以凭着殷实的家底恣意过上富家小姐的生活，将来体面地嫁给一个富贵人家的儿子，可当年你却偏偏逆着父母的意愿执意来学堂读书深造。为的当然不是一纸文凭，你自有一腔抱负，不屑与那些只知享乐纨绔子弟和富家小姐为伍。

遇到眼前这般故意刁难人的景象，你骨子里本能的正义感使你奋起，可又碍于沈家小姐的身份，你深知不能轻易得罪身边任何一个同样富贵家族的子弟，便走上前去决定先观望。

你从人群外费力往中间望去，只见中间那人着杏色高领毛衣，正端着一本心理学书籍细读，丝毫不理会身旁的挑衅，连头都不抬一下。那冷静沉着的气场让你心下一惊。

“心理学？读了就会吃人。”一旁的学生讥笑道。

那人居然还是没有反应，你实在无可忍耐，脱口而出：“也总比某些人看似读了，可书都拿倒了强。”

那学生一瞥手中拿倒了的书，登时脸红了一片，扭过头去不再多言，身边的人一见是你出来伸张正义，为了保住年轻男子那点自尊心，也悻悻地散去。

你低头欲捂嘴偷笑这眼前荒唐的闹剧，却无意间跌入了眼前骤然抬起的琥珀色眼眸，你的心跳乱了片刻。

那是片干净却深邃的琥珀海，你无法抗拒地坠入其中。

他终于抬头了。注视片刻，你也敏锐地捕捉到了那片琥珀海中的涟漪，他看到你后怔了一瞬。

“多谢这位小姐，帮我解围。”他礼貌且不失分寸地道谢，那片琥珀海瞬间

重回平静，仿佛刚才你的观察只是错觉。

“我叫莫弈，幸会。”

莫弈，好美的名字。你这才反应过来微微打量他，微挺的鼻梁不像是中原人的长相，而一头银白色头发却将精致的脸庞衬得柔和许多，温润而优雅。

像是注意到了你凝视时的怔愣，他娓娓道来：“我并非本地人，来自斯沃尔特王国。我对东方文化好奇已久，便随营商的父亲前来，在此读书。”

如此平白直叙的描述在他温和从容的语气下竟显得迷人起来，你调整表情，笑着也向他介绍了自己。随后，你想起刚才旁人无礼的挑衅，真是丢尽了汉人的脸，便关切地想要询问，“那个……”

“至于刚才的插曲，毕竟我是外来人，团体式的排外心理能够理解，这也是我要融入这里所需要克服的第一步。”

正当你尝试组织语言尽力委婉时，他似乎早看破了你的心思，善解人意地先一步排解了你的担忧。

“莫弈，你真的很会读人的心思。”

“过奖，之前在本国读下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做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相比于讶异，你下意识地发问，“在治愈人心时，感同身受到病人的痛苦，长期如此会让你心力憔悴吗？”

“不会。医者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与他人剥离，以旁观者的眼光独立审视一个个体。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才能理解他人。”

“可我觉得，完全地理解他人，唯一能产生的情感便是同理心。”面对莫弈惊讶的眼神，你又补充道，“莫医生是否能理解，有人天然会与脆弱者共情，仿佛能感同身受对方身上一切的苦楚与无力。哎，像我这样的人注定做不成心理医生吧。百分百的共情会让人失去自我，理性被汹涌的情感漩涡卷得破碎，还要费力从他人身上抽离，身心俱疲。承担着两份痛苦，医者却不能自医，有什么资格自称医生呢。”

“正因如此，像莫医生这样的人，才更令人钦佩吧。”此刻映入莫弈琥珀瞳孔之中的，唯有女孩纯挚开朗的笑颜。这笑容，打碎了平静的琥珀海。

随后的学堂课上，你静静聆听莫弈对老师抛出问题的侃侃而谈，他除心理专业外的博学令你倾慕。窗外开始飘雪，你凝望着他的侧脸，入了神。

傍晚，莫弈回到家中，摘下琉璃镜，揉了揉疲惫的双眼。而后，他习惯性地掏出录音笔——那个拿出来后注定会让汉人大呼小叫的西洋玩意儿，开始每日的心声记录。

“今天终于见到她了。”他顿了一顿，“她完全超出我的期待。不如说，我不曾有过期待。那件事是家族给我的使命，它仅能是使命，这一段感情的展开会是必然，是我无法预料也不该期待的事。”

“可她，让我开始产生期待了。”

莫弈关了灯，他只得将自己的挣扎安放在粘稠的黑夜之中。他没有想过女孩能拥有这般见识，他也当然瞥见了课上她如炬的目光，她那样炽烈与坦然，正照应出他满心积虑，他愧疚，甚至不安。

她早晚要知道那件事，莫弈无法想象这会让女孩怎样的心碎。他强行打破自己的推论，尝试着换一条逻辑线推理他们之间可能的未来，可无论如何推断，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

医者，已不能自医。

京城大雪连下三天，你坐在学堂内潜心读书。莫弈走到你的桌前，邀请你一起去门外的洁白世界走走。

你跟莫弈的身后，亦步亦趋地沿着他在雪中踩出的脚印踏着。你低头看着两片脚印逐渐在雪地中合二为一，有趣极了。猛然，你撞入了一片温暖之中，“唔……”

没想到前面人突然止住了脚步转过身，你猝不及防地闯入他的怀抱，慌乱中你感受到那人怀中温和的气息，你甚至贪恋那片刻的温暖，甘愿沉溺其间。

你脸红着后退了半步，只听头顶传来一阵轻微的喟叹：

“哎，其实我只是想回头告诉你，可以不用跟在我身后，我更喜欢你站在我身边。”

你轻咬嘴唇，只觉得脸颊烧的更厉害，缓缓绕到莫弈身边。

天地连成一片雪白，远处京城在雪色的映衬下显得太平安详，身边人正是意中人，你多么希望这条雪路没有尽头，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好。

这玲珑剔透的雪世界令人的心思也变得透明起来，你自然地说起自己一直以来的困扰：

“莫弈，你知道我来学堂读书，家里人几乎都反对。他们都觉得富贵家的女孩子识几个字读基本女德书已是难得，将来嫁个富贵的好人家才是正道。可我偏要把书读下去继续深造。”

“既然你下定决心，那就继续读下去。”

“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你惊讶问道。

“见你的第一面我便知道你那些庸俗之辈不同，你的选择自有你的思考。至于为什么，你若愿意说，我就愿意听。”

他无条件地尊重且支持你的选择，为你驱散了内心积蓄多年的不被他人理解的一腔孤愤。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人的心冻得像坚冰，连同那些脆弱与孤独都被冰冻。可偏偏是那些被理解的瞬间，一切伪装的坚强都被温暖融化，在心里淌成缓缓暖流。你鼻腔一酸，又迅速调整回了语气。

“在我小时候，我朝曾发生了外敌入侵的一场战乱。当时中原流民流离失所，我家家业又丰厚，家父便起了善心把家里一处纺织厂改为粥厂，收留四方流民，也能充作劳动力。流民大多衣不蔽体，托儿拽女，好不可怜。大概是从那时起吧，我想着以后也不要出现无家可归的人了，于是我立志长大后报国，誓要看到国泰民安的场景。实现这些的第一步，就是读书，方能懂天下事。”你自顾自说道，“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想着这些，别人觉得很可笑，可我偏不要妄自菲薄。”

莫弈看女孩的眼神多了几分心疼，却又佩服她的执着。乱世之下，偏见的笼中，总有关不住的赤子之心，倔强地开辟一条无人踏足的野径。

“你已经足够坚强了。不过，请原谅我的自私，我希望以后你可以多依赖我一些。”莫弈几乎未加思考就说出了口。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他早知结局无法改变，那就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至少让过程看起来尽兴些。

从那日后，莫弈经常邀请你去他家做客，奇怪的是，一向教导你“男女授受不亲”的父母竟没有阻拦。你缠着父亲百般提问，他才简要向你透露出，莫家是斯沃尔特王国有名的富贵家族，以售卖西洋的日用器械起家闻名，近两年才与我朝建立商业往来，多接触有利于沈家扩展新的商业人脉。

哦，原来是因为利益关系。

不过也好，爹娘的支持让你有了更多与莫弈交流的机会。你在莫弈家接触到

了许多新鲜玩意儿，更在莫弈的引导下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西方古典乐。你与莫弈无所不谈，又志趣相投，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莫弈将他录音笔中的录音一一放给你听，你从那小小的黑色长方体中聆听了莫弈自十六岁学习心理学以来坎坷的心路历程。有些心声听起来难过得令你潸然泪下，莫弈便拿起手帕，轻拭去你眼角的泪滴。你红着眼睛与他静默着对望，你看见了他眼中炙热的情动，下一秒便感受到嘴唇上的一抹温热。

浅浅的，却烙印进你心头的一吻。

“这支录音笔有了第二个主人，以后，你随时可以播放它。这里面的声音，唯有我与它能够听到。”

我的心，也只为你敞开。

次年春日。北冰洋南部的海面上，坚冰渐次融化，隆隆的战船发动声划破漫长冬日最后的寂寥。京城还在安然沉睡，人们还沉浸在春节刚过的闲暇休整之中。而远方蓄谋已久的危机，已悄然靠近。

在你与莫弈的双方父母的见面后，你们的感情已经迅速迈进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可父母过于热情的支持未免有些心急。令你同样疑惑的还有，在两方父母见面交流时他们并未表现出丝毫的陌生感，难道他们之前就背着你见过？也许是生意上的往来吧。你也不愿深究，毕竟真爱得到父母支持的案例，在那时实在是凤毛麟角，已是难得了。最终婚嫁的日子敲定在了来年除夕，大喜之日连上春节可谓双喜临门。

莫弈攥着你因紧张微颤的手，将你羞涩的神情尽收眼底，这本是个值得开心的日子，而他的眼底却漾出几分不可察觉的忧愁。

九月。今年入秋时温度便格外低，你裹了件毛呢外套怀着满心欢喜地踏上去往莫弈家的路。而你却突然被父亲突然叫住，严厉地告诫你以后再也不用去找莫弈。

你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听错了，只自顾自向外走。

父亲斥道：“朝廷里的线人透露了，斯沃尔特王国的战船已经在开往黄海的路上了！你难道还要去找他吗？联姻，只会给我家带来灭顶之灾！”

仿若晴天霹雳。

一直在学堂里念书的你始终关心着近年来的世界时局，你怎会不知道，斯沃尔特王国在西方先一步迈入了工业化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然而斯国面积狭小，资源和人口有限，资本早已不满足本国利益的攫取，便把爪牙贪婪地伸至庞大的东方帝国。你朝虽然正逐渐迈向近代化，可斯国的大型工业产品始终在你朝销路不畅，反而是你朝的茶叶、丝绸等产品始终源源不断地流向斯国。既然商品撬不开你朝的市场，那就用战船破开大门，将你朝变彻底为斯国的殖民地。

学堂的先生曾预测过你朝与斯国未来不可避免的摩擦，没想到一语成谶，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

那童年挥之不去的关于战争、关于流民的阴影重现在你的脑海。你浑身发抖，不顾一切冲了出去。背后父亲的喊声在你耳边逐渐模糊，秋日次第展开的赤红与鹅黄的色彩在你眼中淡去。

莫弈…莫弈，你在哪里。

你闯到莫家的花园门口，仆人见是你，便如往常那般自然地将你引向莫弈的卧室。

莫弈不在。桌面上那支录音笔，像是故意留下的线索。

想到他曾说过的，你随时可以播放这支录音笔，此刻你无暇顾及其他，理性早已湮灭，你颤抖着按开了录音笔的回放键。昔日令人安心的温和声线流入你的耳中：

“这第一件事——或许我早该告诉她的，一切都是蓄谋已久。与沈家联姻的重任，从我踏上这片东方土地开始，便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莫家族东山再起的唯一希望。”

近年来斯国的日用器械商品市场早已饱和，无数产品在本国滞销，成了一堆钢铁废物。莫家靠此起家，受本番冲击必然逐渐走向衰落。可刚迈入近代化的你朝正需要此类商品，所以…莫家便进军你朝市场。而由于斯国与你朝尴尬的关系，为了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尽快立足站稳脚跟，最迅速最低成本的办法便是与当地的商业巨头家族联姻。

于是，便选中了你沈家。

所以莫弈来学堂学习，其实是被送来，提前熟络早被人安排好的“感情”。

你的呼吸几乎要停滞，你猛然回想起莫弈初见你时眼中一闪而逝的惊讶、明明性格沉稳的他却在认识不久时多次主动的邀请、双方父母初次见面却毫无陌生感……

那些藏不住的马脚早就浮现，是你，以真爱之名，一厢情愿地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利益渗入纯挚的爱，像一滴墨坠入一杯水蔓延四散，说是无意，可那杯水再也不纯澈，你也无法将那滴墨原原本本的提取出。你分辨不出几分真，几分假；哪些是真情流露，哪些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你无力分辨。

录音笔中传来细微的喘气声，那人似乎在压抑着什么情感，在调整呼吸后又徐徐开口：

“第二件事，是我始终无法预料到的，莫家的速度明明足够快了，就差一点点……还是没有赶上斯国战船的飞速，战争无可避免是所有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

呵，就差一点点，莫家就抢在战争发动之前与沈家成功联姻，然后迅速东山再起了吗。你在心中冷笑道。

“从战争发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莫家…没有明天了。”

沈家为避嫌不会再与莫家联姻，同时你朝人民也会因战争全力抵制任何斯国商业在本朝的发展。

这个人，到最后一刻，惋惜的原来是利益啊。

啪嗒，录音笔在掌中滑落，你再也握不住它了。

你发疯似的跑出了卧室，站在门口的仆人屏息敛色，他回想起主人曾经的吩咐——万一她中途冲出去，不要追。

莫弈从一旁的侧卧中缓缓走出，轻轻叹了口气。

从战争的消息传出的那刻，他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女孩一定会来找他，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实在过于复杂，面对面沟通时情绪的冲动不一定能将该说的都说清楚。而且，他也再无颜面对女孩。于是他利用录音笔，希望以这种方式将真相与心声一并诉说给女孩。

可惜，女孩只听到了真相，没能听完心声。

掉在地下的录音笔还在播放，录音笔中正在播放着莫弈最后长情的告白。只是，或许她再也听不到了吧。

斯国乃沿海国家，军事武装一向以水军见长，可你朝水军军队却是人尽皆知的短板。斯国势不可挡在三日内一举拿下你朝五座沿海边防岛屿。气焰渐长的斯国又在十日内攻下江南地区，一路北上，却在中原遇阻。中原是京城大心脏最后一道屏障，中原军队拼死抗敌，许多平民男儿争先申请参军。有着一定生物学与医学基础的你执意加入了后方医疗部，奔赴中原的抗战前线。离家前，早知你理想的父母也不再阻拦，只是无言目送着你的背影嵌入远方的河山。

战争自入秋打到入冬，野心勃勃且心急的斯国本想在一个月内存战，可万万低估了你朝军队与人民拼死卫国的决心。况且你朝在迈入近代化的进程中也进行了小范围的工业革命，炮火的制造结束了冷兵器时代，虽赶不上斯国的高度工业化，但双方武器较量中倒也谈不上相差悬殊。

然而战争仍为人民带来了苦不堪言的灾难，武器经工业化洗礼后使伤亡更加惨烈，十几年前尸横遍野、流民无家可归的场景再次真实出现，令人痛心不已。而此时的你，已不再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在心中默默痛心的小女孩了，你在用你的双手，拯救更多伤员，编织着更多希望。

中原大雪，纷纷扬扬的雪屑跌入满地苍白。你举首望去北方寂寥的京城，无声慨叹着往日热闹迎新的热闹不再。你仿佛听见这皑皑白雪之下蓄谋已久的低吼，只可惜这条东方巨龙觉醒尚晚，最后一场大战已无可避免。

你又向遥远的西洋之邦眺望，只觉得这白得刺眼的雪仿佛在刻意提醒着你，关于雪、关于某个人的记忆，无论你再怎样用力也无法挥去。

爱恨与家国之间，你已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挥袖离去，又走入这破碎的山河。

隆冬又至，战火将熄。最后一场大战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本欲速战速决的斯国原本计划在北冰洋南部海域冰冻前结束战斗，谁知这一年的冬日来得格外提前，北冰洋也提前冰冻三尺。从北冰洋驶来的斯国粮船遇阻，在这战争的千钧一发之际，你朝军队蓄最后之力反扑斯国，终于在最后一战打出了漂亮的战绩。双方伤亡惨重，且冬日严寒愈演愈烈，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停战谈和。

你朝胜利凯旋，你回家时与父母相拥而泣。在重开的学堂课上，你当着所有人掷地有声地领誓：“吾辈所求，非殖民扩张、霸权易主也，吾辈所求，乃中华民族觉醒、人类兄弟团结也！”

此乃肺腑之言，中原一战，永生难忘。

你也注意到了，讲台下有一个位置，自始至终空无一人。

三年后。

洁白的精灵再次从天飘然降落，小孩子们纷纷从家中跑出在雪中追逐嬉戏，京城重回和平时期的安详。

这三年内，你收到了许多富家子弟的钦慕，然而都是众生芸芸，庸俗至极，你便一一回绝。父母自然拗不过你的性子，也只叹息着说再找找有无门当户对的合适人家。你无奈笑笑，心灵与爱意不相通的人，何谈婚姻。经历了三年前的生死一线，你的心性平和许多，认知也理性许多。世上没有太纯粹的事物，利益之交下的真挚爱意也罢，表面和平背后险象环生也罢，有些事人为也无力回天，享受当下片刻的爱与宁静，于危难之中做力所能及之事，已是难得。

你望着窗外的雪，心中有个被你刻意隐藏的角落泛起涟漪。

“小姐，门外站着一位公子，好像是……”一名丫鬟慌慌张张跑到你的梳妆桌前。

你猛然站起，丫鬟忙递过一支你在熟悉不过的录音笔：“这是门外那位公子托我带给小姐的。”

你熟练地按下回放键，听到那声音的瞬间，你的心跳如往常般漏了一拍。

“……从战争发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莫家…没有明天了。”这是你许久前，听到的有关他的最后一句话。

“同时我也了然，我悲痛，我们，也没有明天了。”

当年你悲愤交加冲出房间，竟没想到后面还有话未听。你的内心为之大震。

“她不会再接受我……哎，怀着一腔热血的女孩啊，我怎会料不到，你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你的国家背后。那时，我们便从爱人变为了敌人。”

“你会因被利益玷污的爱而心碎，这会是多么让我心痛的事。可我又在庆幸，若不是莫家联姻的计划，我怎会遇到你，遇到我愿意呵护一生的女孩。”

话中所言之人，已泪流满面。

“不是任何人也不是利益最终选择了你，是我的心选择了你。美满的结局，只为跨越千山万水永不渝的爱写下。”

“无论你选择奔赴哪片山水，请记住，我永远在这里等你。”

你飞奔出沈家大门，只见门外一位公子翩然伫立。似乎在原地站了很久，肩头上的披风已被融化的雪水浸湿。

望向那人双眼的瞬间，你木然愣在原地，心甘情愿再次溺入那片琥珀海。

“这次，不要再推开我了。”那人徐徐上前，紧紧拥住眼前日思夜想之人。这次，我也不会再放开你了。

一片雪色之中，紧贴着两颗玲珑心。